

第一章 畢爾的故事

在新英格蘭城鎮中，對戰事的狂熱節節升高，我們是一批從普拉茨堡被調派過去的年輕軍官，受到了相當的禮遇，本地最崇高之士紳招待我們到他們家裡，使我們自己覺得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有愛情、歡呼、戰爭等，熱鬧得很。這才是生活，而我在興奮之中發現了烈酒。我忘記了我的同胞關於飲酒的強力警告與偏見。我們終於航行到了彼岸，我覺得非常孤單寂寞，再度喝起來。

我們在英國登陸，我拜訪了溫徹斯特大教堂，深受感動之餘，我在教堂外面徘徊，突然注意到古老墓碑上的一首打油詩：

「漢普郡戰士終眠於此，
濫飲啤酒使得他早死。」

好阿兵哥人人永記住，
管他死在槍下或酒壺。」

好不吉祥的警告，但我並未遵照去做。

我在二十二歲時，以參加海外戰役的身份退伍，終於返回家鄉。我幻想自己是一位領袖，畢竟我的砲兵們特別稱讚我，不是嗎？我以為我的領導天分，將使我成為大企業的領袖，而我會極有信心地去管理。

我選修了夜校的法律課程，而且被一家保證公司指定為調查員。追求成功的過程已在進行中。我要向世人證明我的重要性。我的工作使我邁向著名的華爾街，而我漸漸地對於股票市場感到興趣。雖然有許多人虧本，但也有些人卻變成非常富有。難道我不會嗎？除了法律之外，我也攻讀經濟和企業管理。我這個潛在性的酒癮患者，幾乎不能通過法律課程。在期末考試的某一天，我爛醉如泥，無法思想，也無法書寫。雖然我還沒不斷地喝酒，但已困擾了我的妻子。我們之間展開了不少冗長的對話，為了安撫她內心的不安，我對她說，有許多有天才的人都是在醉酒時創作出最佳的計劃，最好的哲學思維也是這樣醞釀出來的。

當完成該項課程之後，我自知法律界不適合於我。華爾街的股市大動亂吸引了我的投

入，企業及財經界的領袖是我所崇拜的英雄。在這種酗酒與投機混合生活之中，我便是開始製造一種武器，有朝一日，好像迴力標一樣，它會返回原處，把我自己弄得粉身碎骨。那時我和太太的生活相當節儉，我們儲蓄了一千元美金，這筆儲蓄金換成了一些不太熱門的低價股票，我認為有一天這些股票價值會暴漲，而且我沒錯。我雖然不能說服我的經紀友人派我去視察有關工廠及其經營管理的情形，但是我的太太和我決定自己去視察一下。我確立了一種推論，認為很多人在股市損失金錢，是由於對市場不熟悉。後來，我發現了更多的理由。

我們辭去了工作，騎上一部摩托車就出發了。附於摩托車旁的單輪側車內，塞滿了帳篷、毛毯、一些更換的衣服，以及三大本財經金融參考書。朋友們認為我們是在發神經病，或許他們是對的。我在股市投機買賣中稍有成就，所以我們存了一點錢，可是有一次我們卻在一家農場工作了一個月，為了避免動用這筆積存的小額資本，那是我事隔多年最後一次付出努力去工作。之後，我們在一年以內跑遍了整個美國東部，在年底時，由於已不斷向華爾街提出了有關報告，我在那裡贏取了一個職位，而且還可享用很大的公費支付開銷。後來有機會行使了一項股票選擇購買權，為我帶來了更多的金錢，使我們在那一年內獲得了數千美元的利潤。

接著以後數年，幸運之神一路上賜給我金銀財寶、掌聲連連。我成功了。很多人跟隨我

的判斷及意見，而變成紙上的百萬富翁。二十年代後期的好景不停地上揚。喝酒成為我生活上重要和興奮的一部分。城中演奏爵士樂的地方有群人在說大話，每一個人的花費都以數千美元計算，而所談論的話題都是幾百萬美元起跳的大數目，嘲笑者可以嘲笑，不管他們。我結交了一大群泛泛之交的朋友。

我喝酒的情況更加嚴重了，整天持續喝酒，而且幾乎夜夜喝酒，我的朋友們群起抗議，而我變成一隻孤單的狼。在我們華麗的寓所中，有過許多不愉快的爭執。不貞從來不是問題，因為我對妻子十分忠心，加上經常爛醉如泥，更使我遠離那一類的困擾了。

一九二九年，我興起了高爾夫球熱。我們馬上前往鄉下，我的太太在一旁加油，我則立志要趕上高球名家的球藝。但是酒精趕上我，比我趕上那些名家快的多了。我開始在每天早晨神經過敏。打高爾夫球允許每天每夜喝酒。在這片高級的球場上，可以隨意走動，享受心中的活力。我的皮膚曬得棕黑，像有錢人似的。當地銀行家看著我大額支票的進進出出，不免感到有點懷疑。

一九二九年十月，紐約股票交易市場突告崩盤，過了那混亂時期的一天之後，我從一家大飯店的酒吧，搖搖擺擺地走到一家經紀人的辦公室，那時是八點鐘，股票市場收市後五小時。股票行情自動指示器還在叮噹的響個不停，我注視著一條一吋的紙帶，上面寫著「某某

股票三十二元」，那天早上報價為五十二元。我完蛋了，我的許多朋友也完蛋了。報紙上報導有許多人從金融中心的高樓跳下來，這些消息使我大感厭惡，我不會跳樓，遂又返回酒吧喝酒。從十點鐘以後，我朋友們已經損失了好幾百萬美元，這又有什麼相干呢？明天又是另一天。當我一直喝酒的時候，那好勝的心態又死灰復燃。

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給蒙特利爾的一位朋友，他還是很很有錢，並且認為我最好到加拿大去。次年春天，我們又按照所習慣的方式生活，我覺得像似拿破倫從艾爾巴島返回自己的國土一般，我將不會被流放於聖海倫娜島！可是我喝酒又發生狀況了，我那位慷慨大方的朋友不得不要我離開。這次我們真的破產了。

我們就前去投靠太太的娘家。我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後又因與一位計程車司機爭吵而失去了這份工作。老天可憐，沒有人能料想到我會連續五年失業，而且都在醉酒的狀態中，幾乎沒有一刻清醒過。我的太太開始在一家百貨公司工作，她每天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家，看到的卻是爛醉如泥的我。在股票經紀人營業處，我是一位不受歡迎的閒蕩者。

酒精對我來說不再是一種奢侈品，它已成為一種必需品。私釀的杜松子酒，一天兩瓶，而且有時一天三瓶，變成日常的例行需要。有時候，一筆小交易讓我賺個幾百元，而我就到酒吧及賣熟菜的商店去付賬。這樣無止盡的持續下去，而我開始每天很早就醒來，全身發抖

得很厲害。我必須先喝一大杯杜松子酒，再加上半打啤酒，然後才能吃早餐。不過，我仍然以為我會控制這種情況，而且其間也有保持清醒的時候，使我的太太又重新獲得希望。

漸漸地，事情越變越糟，分期付款的房子被拿回去了，我的岳母去世了，我的太太和岳父病了。

之後，我獲得了一項很有前途的事業機會，股票降至一九三二年的低點，不知怎麼的，我成立了一組人買股票。本來我可以賺到一筆優厚的利潤，偏偏我又跑去狂飲，得手的機會因此而錯失了。

我醒悟了過來，這必須停止，我明白我甚至連一杯酒也不能喝，我從此永遠不再喝。以前，我曾經寫下了許多甜蜜的承諾，但這次我太太快樂地察覺出我是真心的。我真的是。

不久以後，我喝醉了回家，這次對酒精沒有任何抗拒。我的高度決心到哪兒去呢？我就是不知道。我甚至於連想都沒想到，有人給我一杯酒，我就照喝不誤。我瘋了嗎？我開始感到懷疑，因為我這樣毫無思考能力簡直就像發瘋的樣子。

我又重新立定志願，再度嘗試。過了一段時間，我的自信漸漸變成自大，我對釀酒廠可以一笑置之，現在我有辦法了！有一天，我走進一家餐館打電話，很快的，我在酒吧敲打著櫃檯，自問這是怎麼發生的。威士忌酒沖上了腦海時，我告訴自己說，下次我會處理的更

好，但這次不妨喝個痛快再說吧。我真的喝了不少。

次日早晨的後悔、恐懼和絕望的感覺，真是令人難以忘懷，戰鬥的勇氣已喪失殆盡。腦子裡的念頭不停打轉，無法控制，心裡充滿著大難臨頭的恐懼。我幾乎不敢橫過街道，唯恐跌倒而被一大清早的卡車輾過，因為那時天色尚未十分明亮。一家通宵營業的商店提供給我十二大杯淡色啤酒，使我痛苦的神經終於平靜下來了。一份晨報告訴我，股市又在走下坡了。我本人也在走下坡。市場還會復原，可是我卻不會康復了，那是令人難受的想法。我應該自殺嗎？不，不是現在。這時候，困惑的感覺籠罩於腦海中，喝杜松子酒是解決的辦法，於是又來兩瓶，至此，我又陷入茫然無知覺的情況中。

人的頭腦和身體真是奇妙的機器，我的身心又再忍受兩年這樣的痛苦。有時候，當我內心面對著早晨的恐懼和錯亂，我偷取太太錢包裡微薄的金錢。更甚者，我有時搖搖擺擺站在一扇敞開的窗戶前面，或是在裝有毒藥的藥櫃前面，自言自語詛咒自己是一個弱者。我太太和我設法逃避，從城市到鄉下，往返不已。後來，有一天晚上，我的身心受到那麼大的折磨，我害怕自己會連人帶窗一起衝下去。不知怎麼的，我把床墊拿到樓下去，免得突然跳出去。跟著有一位醫生過來，開了一服很重的鎮靜劑給我。第二天，我同時喝杜松子酒又服用鎮靜劑，這種混合的方式，很快就使我觸礁了。別人擔心我的精神不正常，我自己也很擔

心。當我喝酒時，幾乎不吃什麼東西，而我比標準體重少了四十磅。

我的內兄是醫生，由於他的好心，以及我母親的仁慈，我住進了全國著名的醫院，接受酒癮患者的身心復健治療。在所謂的「癲茄製劑」治療之下，我的頭腦恢復清醒。水療法和溫和的運動也很有幫助。最重要的，我遇見了一位仁善的醫師，他向我說明，雖然我確實表現得很自私和愚蠢，可是我也患有一種嚴重傷害身心的疾病。

我稍微安心地明白到，酒癮患者對於酒精的抗拒，意志力大為脆弱，即使在其他方面意志力仍然很強。對於我在極度渴望戒酒之際卻採取那些難以置信的行為而言，終於找出原因。我已更加了解自己，就抱著很大的希望而勇往直前。有三、四個月的時間，一切過得很順利，我定期前往城鎮，甚至於還賺了一些錢。這一定是答案：自知之明。

但它並非答案，因為可怕的一天又來臨了，我又再度喝酒了。我的身心健康情況猶如滑雪跳臺一般，突然垂直而下。過了一段時間，我回到了醫院。我覺得一切都完了。有人告訴疲憊而絕望的太太，說我在發狂譫妄時一定會心臟衰竭，要不然在一年之內腦子會受損，她很快必須把我送到殯儀館或瘋人院去。

他們不需要告訴我，我早已明白，而且趨於接納這種想法。這對於我的自尊心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我曾經自視甚高，確信自己有克服各種困難的能耐，終於被逼至絕路，而現在會

陷入黑暗之中，加入酒鬼綿延不斷的行列。我想到我可憐的太太，畢竟我們也有過幸福愉快的日子。我真心希望可以做些補償，只是現在一切都完了。

在那痛苦的自憐深淵中，孤獨與絕望的感受，絕非筆墨所能形容。流沙從四面八方襲來，把我團團圍住。我遇到了不能征服的對手。我已被打敗。酒精是我的主人。

全身顫抖，精神頹喪，我從醫院走出來。恐懼之心使我短暫清醒，然後想喝一杯酒的瘋狂不知不覺又上來了，而在一九三四年停戰紀念日，我又再度開始喝了，人人都確信我會被關起來，要不然一定會有可悲的結局。黎明之前，是多麼黑暗！實際上，這是我最後一次縱飲的開始。不久之後，我進入了我所謂的「存在的第四度空間」之中，我體會到幸福、平安及實用的生活，隨著時光的流逝，這種生活方式越來越奇妙。

在寒冷的十一月底，我坐在我的廚房裡面喝酒，我以相當滿意的心情想到家裡放有足夠的杜松子酒，我可以兩天不斷糧。我的太太在上班。我想著自己敢不敢在我們的床頭附近藏一瓶杜松子酒，在天亮以前我就需要它。

我的沉默被電話打斷了，一位老同學愉快的聲音問我可不可以讓他過來。他竟然是清醒的，這麼多年來，我不記得他曾經清醒著來到紐約，令我感到驚訝。謠言說他中了酒毒而神智不清，因而被監禁起來。我覺得奇怪，他究竟怎麼脫逃的？當然他要來吃晚飯，然後我可

以和他開懷暢飲。我忘了為他的福利著想，只是急欲於捕捉昔日的歡樂氣息。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兩人包一架飛機，只為了喝個大醉。在這百無聊賴的無望沙漠中，他的來臨無異於是一片綠洲，真是一片綠洲！喝酒的人就像那樣。

門開了，他站在那裡，他的皮膚紅潤，精神奕奕，眼睛炯炯有神，與從前大不相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從桌面上推了一杯酒過去，他拒絕了。我感到既失望又好奇，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已判若兩人。

「來吧，究竟怎麼回事呢？」我問道。

他兩眼直視著我，微笑著說：「我信了宗教。」

我簡直嚇呆了。事情原來如此，去年夏天他是一個狂想的酒鬼，現在我猜想他是宗教狂。他的眼光閃閃發亮，這個傢伙實在很激情。不過，他是好心的，他要口出狂言就讓他做吧！反正，我的杜松子酒會比他說教撐得更久。

可是，他並沒有狂言壯語。他以實在的說法，講述兩個人怎樣出現於法庭，說服法官暫緩他的刑責。他們告訴他有關一種簡單的宗教道理，和一個實用的行動計劃。那只是兩個月以前的事，而結果是很顯然的，它果然有效！

他要把他的經驗傳遞給我，如果我想要擁有它的話。我大吃一驚，但是感到頗有興趣。的確，我很感興趣，我不得不如此，因為我已沒有希望了。

他講了好幾個小時。我回憶起童年時代的生活。我幾乎可以聽到當時講道者的聲音，像在寧靜的星期日，我坐在位於較遠的小山丘傾聽的情形一樣。曾有人提出禁酒的誓約，可是我並未簽名表示贊同。我的祖父不帶惡意地責備某些教會人士及他們的行為。他堅信，天體運行真的發出樂聲，但不相信傳道士有權力教他該如何去聽。在他去世之前，他仍然毫無畏懼地說這些事情。往事歷歷如昨，使我幾乎難以下嚥。

戰爭期間於溫徹斯特大教堂的那一幕，又浮現於我的腦際。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有一個超越我自己的力量。我常常想到這些事情。我並不是無神論者，很少有人是真正的無神論者，因為這意味著是盲目地相信一種非常奇怪的主張，認為這個宇宙起源於零，而毫無目的，不知要衝向何處。在知識界，我所崇拜的英雄，諸如化學家、天文學家，甚至於進化論者，都曾提過宇宙間有巨大的定律和力量在運轉。儘管有許多相反的跡象，但我幾乎不曾懷疑過宇宙間有一種偉大的目的和節奏做基礎。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精確而不可改變的定律，而沒有智慧？我就是不得不相信「宇宙的神明」，祂不受時間的限制，也不受任何的限制。但是我的想法僅止於此。

我與神職人員和所有的宗教就在這一點上分道揚鑣。每當他們向我談到一個我個人的上蒼，祂是愛、具有超人的力量以及會引導我，我就變得非常不耐，我的心扉緊閉，容不下這種理論。

至於耶穌基督，我確認祂是一位偉人，但曾信仰祂的人卻沒有緊跟著祂。祂關於倫理道德的教訓是最優秀的。對我自己來說，我只採納了那些看來很方便而實行起來不太困難的部分，其餘的我一概置之不理。

曾經打過的戰爭以及因宗教爭論而引起的殺人放火及奸詐手段等，都使我深感厭煩。我懷疑，人類各種宗教可真有過什麼益處？以我從歐洲所看到的來判斷，在人間各種事務方面，上蒼的力量微乎其微，所謂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道理，成為一則殘酷的笑話。假如有魔鬼的話，他似乎就是宇宙的老闆。而他確實攫取了我。

但是，我的朋友坐在我的面前，他坦率宣稱，上蒼已為他完成了自己做不到的事。他人性方面的意志力曾經失敗過。許多醫生都宣佈他無可救藥了。社會差一點把他關起來。就像我本人一樣，他承認完全失敗了。然而，實際上，他已經從死亡中被救回，突然間從一堆廢物中被檢出來，過著一種他自己從未體會的美好生活！

這個力量是起源於他本身嗎？顯然不是，那時候他本人並沒有比現在的我更有力量，而

我什麼力量都沒有。

那個問題難倒了我。我開始覺得宗教人士畢竟是對的。在這裡有某種力量正在人心深處運作，完成了原來不可能的事情。我對於奇蹟的看法，也就在那個時候徹底的改變。不用說古老的過去，眼前在餐桌前面座位上的，正是一個奇蹟，他疾呼著偉大的消息。

我看到了我的朋友不僅是內在精神的重整而已，他處於一個大不相同的立足點上，他的根抓住了一把新的土壤。

儘管我的朋友給我樹立了一個活生生的榜樣，但我心中仍然存有一種陳舊的偏見。只要有人提到上蒼一詞，依舊會引起我的反感。每當有人向我提議宇宙間可能有一個我個人的上蒼存在，我的反感就更加強了，我不喜歡這種想法。我寧願認為宇宙間有所謂「創造的大智者」、「宇宙的偉大心靈」或「大自然之神」，但是我反對把祂當作「天堂的沙皇」來看待，姑不論祂的統治是多麼富有愛心。後來，我曾與許多人談論過這個問題，他們的看法與我相同。

當時，我的朋友向我建議的，似乎是一項嶄新的觀念。他說：「你為什麼不選擇一個你自己對於上蒼的觀念呢？」

那一句話深深擊中了我的要害，它溶化了理智的冰山，我曾經在這座冰山的陰影中顫抖

了許多年。我終於站在明亮的陽光底下。

這完全是一個意願問題，是否願意相信有一個比我自己本身更高的力量。只要這樣做，我就可以開始了。我明白，可以從那一點開始成長。在一個完全意願的基礎上，我可以建立起在我朋友身上所看的。我不要再擁有這一切呢？當然要！

因此，我相信，當人有足夠的意願時，一定會得到上蒼的關愛。我終於看到了、感覺到了、也相信了。我眼中原先存有的驕傲與偏見已不復存在。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在我的眼前。

我突然領悟到當年在教堂所體驗的真正意義。我曾經短暫地感到我需要依靠上蒼。我以謙卑的心理渴望祂與我同在，而祂真的來臨了。可是不久，上蒼臨在的感覺被世俗的喧囂破壞殆盡，這些喧囂多半是源自於我本身，長久以來，一直如此。我是多麼的盲目！

在醫院時，我最後一次與酒精隔離。接受治療似乎是明智的，因為我有發狂譫妄的徵兆。

在那裡，我謙卑地把自己奉獻給我所認識的上蒼，按照祂的意思去做。我毫無保留地接受祂的照顧與指導。我第一次承認我自己什麼都不是，若是沒有祂，我便完全迷失。我毫無留情地面對我所犯的諸多過失，並且非常樂於請我這位新發現的「朋友」，把我這許多過失

連根帶頭拔除乾淨。從此，我滴酒不沾。

我的同學來看我，我向他傾訴我所遇到的困難和所犯的許多毛病。我們列了一張表，寫明我曾經傷害過的人，或是我所怨恨的人。我表明樂意接近這些人，向他們坦承我的過失。我絕不批評他們。我要盡可能改正我的過失且作出補償。

我要用內心對上蒼的新意識來衡量我的思想，如此一來普通的常識就變成非比尋常的知識。每當我心中一有疑慮，就靜靜地坐著，請求上蒼的指導和力量，使我遵從祂的意思來面對各種問題。我不為我自己祈求，除非這樣祈求是有益於他人，僅有如此，我才能期待得到，然而得到的卻是非常的多。

我的朋友對我承諾，一旦我完成了這些事情，必將與上蒼建立新的關係，就會奠定新生活的基礎，而能應付我所有的問題。信賴上蒼的力量，加上足夠的意願、誠實與謙虛，來建立並維持各種事物的新秩序，乃是基本的條件。

話雖簡單但做便不容易，凡事都要付出代價，那就意謂著要解除以自我為中心的心態。我必須把一切事物託付給上蒼，只有祂才是光明之父，祂主宰宇宙間的萬事萬物。

這些都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建議，但是一旦完全接受了，效果非常快速而顯著。有一種勝利的感覺，緊接著是我從未有過的安寧與平安。我的心中充滿著信心。就像山頂的風吹

過，我覺得精神振奮、神采飛揚。上蒼親臨於大多數人的身上，都是採取漸進的方式，可是祂對我的影響，卻是那樣突然而深刻。

我一度十分緊張，並叫來我的醫生朋友，問他看看我是否保持神智清明。他以驚奇的態度傾聽我說話。

最後，他搖著頭說：「你發生的這些事情，是我不了解的，但是你最好繼續努力去。總比你以前的情況好多了。」如今這位優秀醫師常看到獲得這種體驗的病人，他知道這種體驗是真實的。

當我躺在醫院時，我想到成千上萬失望灰心的酒癮患者，他們可能會想要獲得我平白領受的體驗，或許我可以幫助他們其中的某些人，而他們又可以轉而幫助其他人。

我的朋友特別強調，在我所有日常生活的事務上，絕對需要顯示這些原則。尤其重要的是，從事協助別人的工作，就像他協助我一樣。他說，沒有行動的信仰是死的，而對於酒癮患者來說，這句話是多麼的真切！因為，假如一個酒癮患者，不透過為他人的自我犧牲和服務，來改進並增長其精神生活的話，他就無法克服人生必有的低點與考驗。假如他不實行這種工作，他一定還會再喝酒，而假如他再喝酒，他一定會死亡，他的信仰確實死了。我們的情況正是如此。

我的太太和我，以高度的熱心和忘我的精神，努力幫助別的酒癮患者解決他們的問題。幸好這樣子，因為我從前的同事抱著懷疑的態度達一年半之久，在這段期間內，我幾乎找不到什麼工作。這時候，我的身體健康不太好，而且我往往興起陣陣的自憐與怨恨，有時差一點就把我趕回去喝酒，但我發現，每當其他一切方法都告失效，協助另一位酒癮患者的工作，就可使一天安然渡過。很多時候在失望灰心之餘，我曾多次前往我以前住進的醫院，與在那裡的人談談話，我就感到精神為之一振，而重新站穩我的腳跟，在崎嶇不平的日子中，這正是一種發揮作用的生活方式。

我們開始結交了許多朋友，而在我們中間興起了一種團隊精神，我們都感到以隸屬於這個團體為榮。甚至於在重重壓力和困難之下，我們也真正擁有生活的歡樂。我已看到成千上萬個家庭，開始邁向有目的而有意義的境域，看到難以解決的家庭困境獲得了改善，各種各樣的宿怨與痛苦一掃而空。我已看到許多人從精神病院出來，重新過著良好的家庭生活，在社會中也重新獲得重要的地位。許多企業和專業人士，恢復了身份與名聲。在我們當中，幾乎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或痛苦。在美國西部某城市及其近郊，我們有一千名會員及家人。我們經常聚會，以便新來的人可以找到他們所要尋覓的團體。在這些非正式的聚會中，往往有五十人到兩百人參加。我們的人數和力量日益擴增。（▼註：到二零零六年時，戒酒無名會

已有十萬六千個組別。）

泡在酒缸的酒癮患者是很難討人喜歡的。我們努力協助他們，有時候須用全力應付，有時候使人發笑，有時候真是悲慘的。有一個可憐的傢伙，在我家裡自殺了。他不能，或不願意了解我們的生活方式。

然而，畢竟也有許多樂趣。我猜想，有些人一旦看到我們表面上那樣的輕鬆自如，也許會嚇一跳。但再往深一層看，真有一股無比的誠摯。信仰必需不分晝夜的在我們身上發揮作用，否則我們必將滅亡。

我們大多數人覺得，我們不需再去尋求「烏托邦」，我們此時此地已經獲得了這一切。我的朋友在我們家廚房裡那番簡單談話的情形，在一個不斷擴大的和平友善團體中，日復一日不停地重演。

（畢爾乃是戒酒無名會共同創始人之一，他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世。）